很久以前，有个上了岁数的渔翁，每天靠打鱼维持生活。老渔翁一家除了老婆之外，还有三个儿女，都靠他供养，因此家里很贫穷，生活困难。他虽然以打鱼为生，可是有个奇怪的习惯，每天只打四网鱼，从来不肯多打一网。
 有一天中午，老渔翁来到海滨，他放下鱼笼，卷起袖子，到水中去布置了一番，然后便把网撒在海里，等了一会儿，他开始收网。鱼网很沉重，无论他怎么使劲也拉不上来。他只好回到岸上，在岸边打下一根木桩，把网绳拴在桩上，然后脱下衣服，潜入海底，拼命用力，最后终于总算把鱼网收了起来。然后，他欢天喜地地回到岸上，穿好衣服，朝网里仔细打量。网里却只有一匹死驴子，鱼网也给死驴弄破了。
 看见这种情况，他感到沮丧，叹道：“毫无办法，只盼万能之神安拉拯救了。网起这种东西，可真是奇怪呢！”于是他吟道：
 “黑夜哟！在死亡线上奔波的人呀，
 你别过分操劳，
 衣食不是只靠劳力换来的呀。
 难道你不曾看见，
 在星辰辉映下的海空下面，
 渔夫站立在海滨，
 凝视网头——
 波涛冲刷着他？
 夜里，他守着网和鱼。
 清晨，
 不受寒风侵袭的人却享用鱼肉。
 主宰呀，
 你给这个人享受，
 叫那个人哭泣；
 你叫这个人辛劳，
 却让那个人享受……”
 吟罢，渔翁心情郁郁地自语：“再打一网吧。托安拉的福，我也许会得到报酬的。”
 渔翁整理一番东西，拧干网，带到水中，一边说：“凭着安拉的名义，”一边把网撒入海中。待网落到海底好一会儿后，这才动手收网。这次网却更重，好像已经捕到大鱼。他系起网绳，脱掉衣服，潜入海底，费尽心机把网弄上岸来。然而一看，里面却只是一个灌满泥沙的瓦缸。
 他感到非常痛苦、绝望，怨忧地吟道：
 “暴怒的命运哟！
 你为何不肯止住，
 能温和些吗？
 我奔走忙碌，
 但衣食之源却已断绝。
 许多粗鲁、愚昧之徒啊，
 飞黄腾达，
 知书识礼的人啊，
 却一文不名。”
 渔翁不甘心，抛掉了瓦缸，清洗了鱼网，拧干水，向着上天祈祷一番，然后又一次下到水中，撒下网，紧紧地拉着网绳。网儿落入水中多时，他才开始收网，可是这次网收起来，却全都是破骨片、碎玻璃和各式各样的贝壳。这使老渔翁愤恨极了。他忍不住哭泣，伤心地吟道：
 “这就是你的衣食，
 不受你的约束，
 不让你生存。
 记住！学问不会给你衣服，
 书法不能供你饮食。
 衣食是命运注定的，
 没有空子可钻。
 一只鸟儿翱翔、盘旋，
 从东飞到西；
 另一只安睡窝巢，
 却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。”
 他抬头望着天空，说道：“安拉啊！我每天只打四网鱼，您是知道的。今天我已打过三网了，可仍然没有打到一尾鱼儿。安拉啊！求您把衣食赏给我吧，这可是我最后一网了。”
 他念叨着万能之神安拉的大名，把网撒入海中，等它落到水底好一会儿，才动手收网，仍然拉不动，网儿好像和海底连成一体似的。他叹道：“毫无办法，只盼安拉救助了。”
 于是他吟道：
 “呸，这个世道！
 长此下去，
 我们会在灾难中叫苦，
 在这样的时代，
 你纵然平安度过清晨，
 夜里便会饮痛苦之酒。”
 渔翁脱下衣服，潜到水里，摸索努力了一番，终于把网从海底弄出来。打开一看，这回里面是个胆形的黄铜瓶。瓶口用锡封住，锡上印着苏里曼·本·达伍德①的印章。
 望着胆瓶，渔翁喜笑颜开地自语道：“这个瓶儿拿到市上，准可以卖十个金币呢。”
 他抱起胆瓶摇了一摇，胆瓶很沉，里面似乎装满了东西。他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这个瓶里到底装的是什么？凭安拉的名义起誓，我要打开看个清楚，然后再拿到市上去卖。”他抽出身上的小刀，慢慢剥去瓶口的锡，然后把瓶倒过来，握着瓶颈摇了几摇，以便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。可却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渔翁感到非常奇怪。
 等了一会，瓶中冒出一股青烟，飘飘荡荡地升到空中，继而弥漫在大地上，逐渐又收缩成一团，这股青烟最后凝聚成一个魔鬼。他披头散发，身高如山，站在渔翁面前：堡垒似的头颅，铁叉似的手臂，桅杆似的双腿，山洞似的大嘴，石头似的牙齿，喇叭似的鼻孔，灯笼似的眼睛，奇形怪状，既凶恶又丑陋。
 渔翁被这个魔鬼的怪样子吓得全身发抖，磕着牙齿，口干舌燥，哆哆嗦嗦，呆呆地不知怎么办了。一会儿，他听见魔鬼说道：“安拉是唯一的主宰，苏里曼是他的信徒。安拉的使者呀！我再也不敢违背你的旨令了。饶恕我吧。”
 “你这个叛徒！你说苏里曼是安拉的信徒。”渔翁道：“苏里曼已经过世一千八百年了，现在已是苏里曼身后的末世纪了。你这奇形的魔鬼怎么会钻在瓶里呢？告诉我吧。”
 “安拉是唯一的主宰！渔翁，我给你报个喜吧。”
 “你要给我报什么喜？”
 “什么喜？我要马上狠狠地杀死你呀。”
 “我把你从海里打捞到陆地上，从胆瓶中释放出来，救了你一命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难道我救你犯了什么罪过吗？”
 “告诉我吧，你希望选择什么死法？希望我用什么方法处死你？”
 “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，你要这样对待我呢？”
 “渔翁，你听一听我的故事，就会明白了。”
 “说吧，告诉我吧，难道我的灵魂沉到脚底下去了？”
 “渔翁，你要知道，我本是邪恶异端的天神，无恶不作，曾与大圣苏里曼·本·达伍德作对，违背他的教化，因而触怒了他。他派宰相白鲁海亚把我捉了去。当时大圣苏里曼劝我皈依他的教化，可是我不肯，于是他吩咐拿这个胆瓶来，把我禁锢起来，用锡封了口，盖上印，然后命令神们把我投进海里，不得出头。
 我在海中沉闷地度日。第一个世纪的时候，我私下想道：‘谁要是在这一百年里解救我，我会报答他，用我的能力使他终身荣华富贵。’可是一百年过去了，没有人来救我；第二个世纪，我说道：‘谁要是在这个世纪解救了我，我会用我的能力，替他开发地下的宝藏。’可仍然没有人来救我；第三个世纪，我想：‘谁要是在这个世纪解救我，我会报答他，满足他的三个愿望。’如此，整整过了四百年，始终没有人来救我。这时候我非常生气，发誓道：‘谁要是在这个时候来解救我，我要杀死他，不过我可以让他选择死法。’而你却正是在这个时候救了我，因此我要杀死你，但我让你自己选择死的方式。”
 “啊！天啊！我怎么会在这个日子来解救你呀！请你饶恕我吧。你不杀我，万能之神安拉会饶恕你。他会帮助你战胜你的仇人呢。”
 “我非杀你不可！告诉我吧，你希望怎么死？”
 “我救了你的命，难道你就不能看这点情面饶了我吗？”
 “正因为你救了我，我才要杀你哩。”
 “魔爷，我好心对待你，你却这样报答我？唉！古人的话确实是正确的：
 我们对他们做了好事，
 他们却以怨报德。
 用我的生命起誓啊，
 这是娼妓的行为。
 对不该行善的人行善，
 结局将像保护豺狼一样悲哀。”
 “别多说了！你是非死不可的。”
 渔翁绝望之余，心想：“他不过是个魔鬼，而我是堂堂的人类。万能之神安拉给了我人的智慧，我应该用计谋对付他呀，我将以计谋和理智，压倒他的妖气。”于是他对魔鬼说：“你真的一定要杀我吗？”
 “不错。”
 “我以万能之神安拉的名义求你，我来问你一件事，你必须说实话。”
 魔鬼一听安拉的大名，顿时惊惶失措，颤抖不已，说道：“好的，你问吧，说简单些。”
 “当初你是住在这个胆瓶里的，这真是奇怪极了。这个胆瓶，按理说它连你的一只手也容纳不了，更容纳不了你的一条腿，它是怎样容纳你这样庞大的身体的呢？”
 “你不相信当初我就在这个瓶子里蚂？”
 “我没有亲眼看见，绝对难以相信。”
 这时候魔鬼就得意起来，他摇身变为青烟，逐渐缩成一缕，慢慢地钻进了胆瓶。
 渔翁等到青烟全都进入瓶中，就迅速拾起盖着印的锡封，塞住瓶口，然后大声说：“告诉我吧，魔鬼，你希望怎么死法？现在我决心把你扔到海里，并且要盖间房子，在这里住下，从此不让人们在这块海面打鱼。我要告诉人们，这里有个魔鬼，谁把他从海里打捞出来，就必须自己选择死亡的方法，被他杀害。”
 魔鬼的身体禁锢在瓶中，要脱身而出，却被苏里曼的印章挡住，无法再回到外面来，这才知道自己受了渔翁的骗，惊惶之余，他说道：
 “渔翁，我是跟你开玩笑的。”
 “下流无耻的魔鬼呀！你这样说谎真是可笑。”渔翁把胆瓶拿到岸边，准备扔到海里去。
 “不，我不敢说谎。”魔鬼尽量表示谦和，说好话，继而问道：“渔翁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呢？”
 “我要把你扔到海里。如果说你在海里才住了一千八百年，那么这回你会住到世界末日的。我对你说过，如果你不杀我，安拉会宽恕你，帮助你战胜仇敌，你却不听我的劝，非以怨报德不可。如今安拉叫你落到我手里，我就绝不会跟你讲仁慈了。”
 “饶了我吧，让我好好地报答你。”
 “该死的魔鬼哟！你还想欺骗我呀。假若你不存心危害我，万能之神安拉一定会饶恕你的。可是你一心一意要害我，我当然要把你装入胆瓶，抛入大海，闷死你呀！”
 魔鬼哀求道：“凭安拉的名义，你不能这样做！我虽然做了违背良心的事，但你是善良的人类呀，你应该原谅我。古人说得好：作恶者以怨报德，他的坏行为将使他自食其果。”
 “你别说了，我一定要把你投入海里，让你永远没有出头之日。当初我那样对你苦苦哀求，低声下气，你却一定要杀我。我解救了你，救了你一命，你却以怨报德，非杀我不可，可见你是坏透了。我不仅要把你扔进大海，而且要把你的坏行为告诉人们，让人们警惕，免得一旦打捞着你时，犯和我一样的错误。我要叫你永生永世，沉入海底，遭受种种痛苦，直到世界末日。”
 “渔翁，放我出来吧。这正是你讲仁义的机会呢。我向你赌咒，今后我绝不危害你，而且还要给你一样东西，它能使你发财致富。”
 渔翁终于被魔鬼说动，接受了魔鬼的要求，他们约定：渔翁释放魔鬼，魔鬼不可危害渔翁，而且要以他的能力报答渔翁。
 魔鬼以安拉的大名发过誓，渔翁终于相信了他。渔翁打开瓶口，那一股青烟又从瓶中冒了出来，飘飘荡荡地升到空中，逐渐汇集起来，变成那个狰狞的魔鬼。魔鬼一脱离胆瓶，立即一脚把胆瓶踢到了海中。
 渔翁见魔鬼把胆瓶踢到海中，吃了一惊，认为这回自己非受害不可了，暗自叹道：“这不是好兆头呀！”继而他鼓起勇气说：“魔爷，安拉说过：‘你应践约，因为约言将是要受审查的。’你同我有约在先，发誓不欺骗我，你不违约，安拉就不会惩罚你。因为安拉尽管宽容，却从不疏忽大意。”
 魔鬼哈哈大笑起来。
 笑毕，他拔脚向前走，边走边说道：“渔翁，跟我来吧。”

 **渔翁和四色鱼**

 渔翁颤颤兢兢地跟在魔鬼后面，他不相信自己能够脱险。他们径直向前，经过一片片郊区，越过一座座山岭，来到一处宽阔的山谷，谷底有一个清澈的湖泊。
 魔鬼涉水入湖，对渔翁说：“随我来吧。”于是渔翁跟着魔鬼下湖。
 魔鬼站在下边，吩咐他张网打鱼。渔翁低头一看，只见湖底游着白、红、蓝、黄四色鱼儿，不觉异常惊讶。于是取下网，撒在湖中，一网下来，打了四尾鱼，正好每种颜色的鱼各一尾。
 渔翁看着网中的鱼，感到十分高兴。
 魔鬼对他说：“渔翁，你回去的时候，把鱼送到宫中，献给国王，他会使你发财致富的。以安拉的名义起誓，现在我只能用这个方法报答你，请原谅吧。我沉在海中足足等了一千八百年，才得见天日，应该报答你。今后你每天只消来湖中打一网鱼给国王，不要贪心。现在，安拉会保佑你的。”
 魔鬼说罢，一顿足，地面裂开，便陷进去不见了。
 渔翁带着四尾鱼回城，一路上想着跟魔鬼打交道的经过，感到十分离奇。
 他回到家中，取了个钵盂，装满一钵水，把鱼放入钵中。鱼儿得水，活跃起来，在钵中游来游去。他按照魔鬼的吩咐，用头顶着钵盂，送鱼进宫。国王看了渔翁进贡的四色鱼，非常惊奇，他可是生平头一次看见这种鱼。他吩咐宰相：“把这几尾鱼交给女厨子，让她认真煎吧。”
 原来宫中有个善于烹调的女奴，是三天前希腊国王当礼物送来的，国王还不知道她的本领。他让女厨子煎鱼，以便试验她的手艺。
 宰相把鱼带到厨房，交给女厨子，说道：“今天有人送来四尾鱼，献给国王，主上希望你展露你的技艺，认真烹饪出来，让国王愉快地享受吧。”
 宰相吩咐完后，回到国王面前。国王命令他赏渔翁四十个金币，宰相遵命赏赐渔翁。渔翁领到赏钱，高兴万分，踉跄着跑回家中，快乐得一会儿坐下，一会儿站起，还以为自己是在梦中。他用赏钱买了生活必需物品。
 当天夜里，渔翁全家欢乐地过了一夜。
 宫中的那个女厨子按国王的旨意，动手将鱼剖洗干净，支上煎锅，然后把鱼放入锅中去煎。煎完了一面，她开始翻鱼，准备煎第二面。这时，厨房一边的墙壁突然裂开一条口子，里面走出来一位十分美丽动人的妙龄女郎，女郎身披一条蓝色绢织的围巾，戴着漂亮的耳环，臂上戴着手镯，指上戴着珍稀的宝石戒指，手中握着一根藤杖。
 女郎把藤杖的一头戳入煎锅，说道：“鱼啊！还记得旧约吗？”
 女厨子被这种情景吓得昏了过去。女郎一次又一次重复她的问话。这时，煎锅中的鱼儿突然一齐抬起头来，清楚响亮地回答道：
 “是的，是的。”接着吟道：
 “你若反目，
 我们也反目；
 你若履约，
 我们也履约；
 你若抛弃誓言，
 我们也奉陪着。”
 鱼儿吟罢，女郎用藤杖一下掀翻煎锅，又从墙缝走回原来的地方，接着厨房的墙壁便合拢，恢复了原状。
 女厨子慢慢苏醒过来，睁眼一看，四尾鱼全都烧焦了，枯如木炭。她吃惊之余，叹道：“第一次出征，枪杆却先折断了。”她又急又气，又昏了过去。
 这时候，宰相来到厨房，见女厨子昏迷得不省人事，便用脚踢了她一下。女厨子醒过来，哭泣着，把事情的原委详细地告诉宰相。宰相听了，感到惊奇，说道：“这真是一桩奇怪的事情呢。”
 于是他立刻派人把渔翁叫来，大声喝道：“渔翁！把你上次送来的那种鱼儿给我再拿四尾来。”
 渔翁来到湖中，下了网，又打了同样的四尾鱼，惶惶恐恐地送进宫来。宰相又一次把鱼送到厨房里，仍然给女厨子，说道：“当着我的面煎吧，让我亲眼看看这种怪事。”
 女厨子把鱼剖洗干净，架上煎锅，把鱼放在锅里。这一次才刚开始煎鱼，墙壁马上裂开了，那个女郎又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她的那种打扮和手中握的藤杖都与第一次一模一样。她把藤杖戳在锅里，说道：
 “鱼啊！还记得旧约吗？”
 随着女郎的声音，锅里的鱼一齐抬起头来，吟道：
 “你若反目，
 我们也反目；
 你若履约，
 我们也履约；
 你若抛弃誓言，
 我们也奉陪着。”
 女郎听罢，用藤杖掀翻煎锅，又回到原来的地方，墙壁马上合拢，恢复了原状。
 宰相十分惊讶，道：“这桩事情难以隐瞒，必须报告国王。”于是宰相立刻去见国王，把这件奇怪的事情报告了他。国王听了，说道：“我非亲眼看一看不可。”随即派人去唤渔翁，限他三天，把那种奇怪的四色鱼儿再送四尾进宫。
 渔翁又诚惶诚恐地往湖中去，打了四尾鱼，及时送到宫中。国王吩咐赏了渔翁四百金币，才向宰相说：
 “来，你亲自在我面前煎鱼吧。”
 “是，遵命。”宰相回答着，即刻拿来煎锅，洗了鱼，放在锅中。当他把煎锅架在火上，刚开始煎的时候，墙壁突然裂开。这次里面出来一个彪形大汉，像一头牡牛，又像是窝定族②的遗民，他手握一根绿树杖，粗声粗气地问道：“鱼啊！鱼啊！还记得旧约吗？”
 话音刚落，锅中的鱼都抬起头来，回道：“是呀，是呀，我们是履约的。”随即吟道：
 “你若反目，
 我们也反目；
 你若履约，
 我们也履约；
 你若抛弃誓言，
 我们也奉陪着。”
 黑奴走过去，举起树枝，掀翻煎锅，随即从墙缝隐去。
 国王仔细打量，见鱼儿都被烧得枯如木炭，不禁震惊，说道：“不能对这样的事沉默不问，这鱼必然有奇特的遭遇。”于是他下令传渔翁进宫，问道：“该死的渔翁，你从哪里打来这种奇特的鱼？”
 “从城外山谷中的一个湖里打来的。”
 “由这里去有多远？”
 “启禀陛下，大约半小时的路程。”
 听了渔翁的话，国王感到惊奇。他急于想弄清楚其中的隐情，便传令部下，立刻整装出发。于是，国王的人马浩浩荡荡、旗帜鲜明地开出城去。渔翁在前面领路。他们经过郊区，爬过山岭，一直来到广阔的山谷中。只见湖泊水清见底，群山围绕，里面有红、白、黄、蓝四色鱼游弋，人人都感到惊奇，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，所有人都不曾见过这个湖泊。国王问那些年纪大些的人，他们也都说：
 “我们平生从未见过这个湖泊呢。”
 国王说：“以安拉的名义起誓，我要把湖和鱼的来历弄清楚，才肯回王宫去。”于是他吩咐部下，依山扎营，并对那位精明强干、博学多智、经验丰富的宰相说：“今天夜里我想一个人静静地躲在帐中，无论公侯将相、侍从仆役，一律挡驾。告诉他们，说我身体不好，不能接见，不许把我的真实意图透露给任何人。”
 宰相遵照命令，小心翼翼地守在帐外。
 国王换上便装，佩上宝剑，悄悄离开营帐，趁着夜色爬上高山。他一直跋涉到天明，并继续顶着炎热，不顾疲劳，连续走了一昼夜。第二天又走了一昼夜，到天亮时，发现远方有一线黑影，他十分高兴，说道：
 “也许我能遇到一个可以把湖和鱼的来历告诉我的人吧。”
 那线黑影原来是一座黑石建筑的宫殿，两扇大门，一开一闭。
 国王高高兴兴地来到门前，轻轻地敲门，却不见回音。他第二次第三次再敲，仍然没有人答应。他又猛烈地敲了一会，还是没有人答应。他想：“毫无疑问，这一定是一所空房。”于是他鼓起勇气，闯进大门，来到廊下，高声喊道：
 “住在屋里的人啊！我是一个异乡人。我路过这里，你们有什么食物，可以给我充饥吗？”他连喊了三四遍，仍然没有人答应。
 他鼓足勇气，抖擞精神，直闯入堂屋。屋里空空荡荡，却布置得井然有序，一切陈设都是丝绸的，非常富丽，地下铺着光闪闪的地毯，窗前挂着绣花的帷帘，四间拱形大厅环抱着一个宽敞的院落，院中有石凳和喷水池，池边蹲着四个金色的狮子，口里喷出珍珠般的清水，院中养着鸣禽，空中张着金网网住群鸟。此地景象令人纳闷，却没有一个人来和国王交谈。奇怪的山岳、湖泊、四色鱼和宫殿，国王即惊奇又闷气。
 没奈何，他颓然坐在门前，低头沉思。这时候，他突然听到一声忧郁的叹息声。声音吟道：
 “我藏起你那里的一切，
 你却暴露自己。
 瞌睡从我眼里逝去，
 换来了失眠。
 ……”
 国王应声站了起来，朝里望去，见大厅门上挂着帘幕。他伸手掀开帘幕，一个青年坐在幕后的一张床上，床有一尺多高。这青年是一个眉清目秀、光彩夺目而且身段标致的青年，正是：
 乌发粉面的俊逸青年，
 昼夜出现在人前。
 不可否认他腮上的黑痣，
 秋牡丹都有一粒黑子呢。
 国王一见青年，欣喜若狂，向他问好。
 那个青年身体端坐着，穿一件埃及式的金线绣花袍，戴珍珠王冠，然而眉目间却锁满忧愁。他彬彬有礼地向国王还礼，接着说道：“我因为残疾，不能起身迎接你，请原谅我吧。”
 “青年人，用不着客气，现在我是你的客人了。我是为了一桩重要的事情到你这儿来的。你能把这里的湖泊、四色鱼和这座宫殿的来历告诉我吗？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一个人住在这里？为什么这样悲哀痛苦？”
 青年人听了国王的话，眼泪扑簌簌地流下，忍不住伤感地吟道：
 “梦沉沉的人啊，
 时代的主宰叫多少人倒下，
 又有多少人站起来。
 ……
 把一切托付给人类的主宰，
 撇开仇恨，
 不用追溯：
 ‘已经消逝了的，为什么这样演变？’
 因为啊，命运是一切的根源。”
 听了这一切，国王感到奇怪，问道：“青年人，你为什么伤心哭泣？”
 “我的遭遇使我怎能不伤心呢！”他撩开袍服，让国王看他的下半身。原来这青年从腰到脚，半截身体全都化为石头了，只是上半身还有知觉。
 国王看到这种情况，不禁悲从中来，长吁短叹着：“青年人，你把新愁加在我的旧伤上了。我原来是为了打听四色鱼才到这儿来，可是现在除了鱼的情况外，又要了解你了。毫无办法，只盼万能之神安拉援助了。青年人，请把你的遭遇告诉我吧。”
 “我会告诉你的。”
 “我正听着，你说吧。”
 “我自己和四色鱼有着一段离奇古怪的经历呢，如果把它记录下来，对于后人倒是很好的训诫呢。”
 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呀？”

 **着魔青年的遭遇**

 先生，你要知道，先父曾是这个叫做“黑岛”的国家的国王，叫哈穆德。黑岛的四周群山环绕。先父执政七十年，他死后，由我继承了王位，并娶了我叔父的女儿。我们情投意合，相亲相爱，她敬爱我，以至看不见我就不思饮食。这样的生活，持续了整整五个年头。一天，她去澡堂沐浴，我吩咐厨师赶快准备晚餐，以便她回来时一同享用。当时我在这座宫殿里消息，两个宫女分别坐在床头床尾伺候。由于妻子不在身边，我感到情绪不宁，躺在床上，辗转难眠，只是闭目养神。两个宫女以为我睡熟了，便闲谈起来。我听见坐在床头的那个宫女说：
 “买斯，我们的主人可怜极了！他跟我们这个魔法师太太一起生活，真是糟蹋青春呀。”
 “是啊，愿安拉惩罚这个邪恶的女人！”坐在床尾的宫女说，“我们主人这样青春年少，怎么会娶了这样一个女人为妻呢？”
 “主人昏庸极了，根本就不管束她。”
 “该死的你呀！主人如果知道她的情况的话，还能不过问吗？她是背着主人在胡闹呀。主人每天睡前喝酒，她把麻醉剂放在酒里，主人喝了就会昏迷过去，当然不知道她到哪里去了，做了些什么事，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回来。她衣冠楚楚，打扮起来，溜出去，直到清晨才回来，然后她点燃焚香，在主人鼻前一熏，主人才会清醒过来呢。”
 听到宫女的谈话，我又急又气，脸都黑了。
 傍晚，我妻子从澡堂沐浴回来，我们摆出饭菜，一块儿吃喝。饭后我们坐着闲谈了一阵。天晚了，我照往日的习惯收拾着准备睡觉。我妻子一如往常，吩咐仆人给我拿来酒，亲手递给我。我接过酒后，暗暗地倒掉，然后装做昏迷过去的样子，倒在床上，拉过被子盖上，仿佛已经入睡。这时，我听见我妻子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 “睡你的觉吧，再不要起来了。我讨厌你，尤其是你的形象。我已经厌倦你了，我不知道还要忍耐多久，安拉才来收走你的灵魂，叫你死去。”
 她说完，从容地换上华装丽服，涂脂抹粉，打扮起来，然后，她拿了我的宝剑，开门出去了。
 我立即跳下床，跟踪我妻子出门去。只见她出了宫门，穿过一条条街巷，到了城门下，口中念念有词地咕噜了些什么，铁锁立即自己掉了下来，城门就开了。她溜出城去，我悄悄地跟着她，一路追去，竟走到一群土丘中。土丘中矗立着一座堡垒，堡垒中有一间砖砌的圆顶屋子。我跟进去，爬上圆屋顶监视她。原来她是来会住在屋中的一个黑奴的。这个黑奴的双唇合成一条线，朝外突出来，穿一身污秽的衣服，斜身躺在一堆甘蔗叶上。
 我妻子跪在黑奴面前，吻了地面，黑奴这才抬起头，骂道：
 “你这个该死的家伙，为什么耽搁这么久？”
 “我的主人哟！你不知道，我和我的堂兄结过婚的呀？不过我讨厌他，不愿意跟他一块儿生活。要不是考虑你的安全，我一定会在日出之前毁灭他的城市，叫猫头鹰和乌鸦四处叫嚣，让狐狼成群结队，并且把城中的石头全搬到戈府山去。”
 “该死的家伙呀，你还敢说谎欺骗我吗？以黑人英雄的名义起誓，我们黑人的豪气比你们白人可强多啦。从今以后，你还要耽搁迟延、扭捏作态，我发誓跟你断绝来往，你这个肮脏、下贱、可鄙的家伙，竟然随意玩弄我。”
 看见这样的情景，听了这种谈话，当时我气得昏头胀脑，整个宇宙似乎都变黑暗了，我仿佛灵魂出窍。
 当时我妻子一直站在黑奴面前哭泣，卑躬屈膝地苦苦哀求：“我的主人哟！要是你恼恨我，那还有谁怜惜我呢？要是你遗弃我，还有谁收容我呢？”她悲哀哭泣着，直到黑人饶恕了她，才欢跃起来，说道：
 “我的主人哟！你这里有什么赏赐给我吃的吗？”
 “你去打开那个铜盆吧，”黑人说，“里面有煮熟了的老鼠骨头，你拿来啃吧，罐里有剩汤，去拿来喝吧！”我妻子果然按他的吩咐，啃了骨头，喝了残汤，然后洗手漱口。
 我看了我妻子的卑鄙行为，终于认定她是一个邪恶的人，气得想自杀。我蹑手蹑脚地从屋顶溜下来，闯进屋去，拿起妻子带来的那把宝剑，抽了出来。当时我怒火中烧，一剑砍在黑奴的脖子上，以为已经结果了他的性命。
 我执剑的时候，本打算砍断那黑奴脖上的静脉和动脉血管的，但却只砍伤了他的皮肉和喉管。当时他一个劲地喘粗气，我认为他活不了了。这时，我妻子却趁机逃掉了，她并不知道是我干的。
 我把宝剑插回鞘，急忙回城，来到宫中，然后斜身躺在床上睡下。
 清晨，我妻子把我叫醒。只见她剪短了头发，穿着一身丧服，对我说：“哥哥啊！我这样做，请别责备我吧，因为我母亲病逝了，父亲又战死沙场，两个兄弟，一个被毒蝎螫死，另一个却被噎死。我遭遇了这样悲惨的事，应该哀悼守孝呢。”
 “我不反对你，”我平心静气地对她说：“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吧。”
 从此她终日悲哀，向隅而泣，埋头守孝。
 一年以后，她对我说：“我打算在宫中修建一座圆顶屋，类似陵墓那样的形状，取为名‘哀悼室’，我想一个人安静地在里面守孝。”
 “你打算怎么办，”我对她说，“就怎么办吧。”
 她果然在宫中建起一座圆顶的哀悼室，里面砌着坟墓，看上去就像一座寝陵。之后，她把那个黑奴搬到哀悼室中养病。那黑奴虽然还活着，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不中用的残废。他自从那天中剑受伤之后，只能靠汤水度日，病弱得不能开口说话，\*眼看就要咽气了。我妻子从早到晚守着他，哭哭啼啼地安慰他，早送汤、晚送水，不辞辛苦地服侍他。我由于对妻子宽容，没有追究，让她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一年。
 有一天，我趁她不提防的时候，去到哀悼室。见她正哭泣着念叨：“我心里的花朵呀！你干吗离我而去，不肯再与我见面？我的灵魂呀！我知心的人呀！跟我谈谈心里话吧。”
 她说罢，接着吟道：
 “你远走之后，
 我已不存在于人世；
 因为除你之外，
 我的心不属于任何事物。
 你到任何地区，
 请带着我的灵魂，我的骨。
 在什么地方住下，
 便在你身边安葬我的骨。
 你站在坟前呼唤，
 听听回声，
 我的骨发出呻吟，
 和你的声音呼应。”
 待她吟罢，哭毕，我才突然现身，说：“妹妹！你终日悲哀，也应该够了吧！再悲哀哭泣下去，你的眼泪可是淌不尽的。悲哀哭泣没有任何好处。”
 “你别阻挠我！”她说，“你如果一定要干预，我只好自杀了。”
 那以后，我沉默着，任她身穿丧服，悲哀哭泣。
 到了第三年，我对于眼前这桩磨人的事，已经感到无比的忿恨，难以忍耐。有一天，我又走进她的哀悼室，我妻子正坐在屋里她砌的坟前，长吁短叹，道：“我的主人哟！我好久听不到你的声音了。你怎么不回答我呢？”
 她说罢，接着吟道：
 “坟啊，
 坟啊，
 他的英俊逝去了吗？
 还是被灿烂的景象磨灭了？
 坟啊，
 你不是天，不是地，
 为什么太阳和月亮会在里面汇聚？”
 她向黑奴的赞美和致哀，使我怒火中烧，忿恨更加炽烈，因而忿然质问道：“你到底要悲哀哭泣到哪一天呀？”我继而吟道：
 “坟啊，
 坟啊，
 消灭他的黑色了吗？
 或者是那肮脏的景象。
 坟呀，
 你不是池沼、锅釜，
 为什么会聚集炭灰和渣滓？”
 听了我的诅咒诗，我妻子一骨碌站立起来，说道：“该死的！原来是你干的这桩坏事情，砍伤了我的情人，摧残了他的青春，叫他三年来在不死不活的境况中受苦受难呀。”
 “不错，确实是我做的。”我说着，拔出宝剑，握在手里，走过去预备杀他。
 我妻子听了我的话，见我决心要杀她，便笑了起来，说道：
 “滚开！要重演过去的事，那可不容易啊！我不能让死人复生，但我能够让你受罪。”于是她张嘴喃喃地念了些什么咒语后，说道：“凭着我的法术，你的下半截身体变成石头吧。”
 从那以后，我站不起来，睡不下去，下半身是没生命的石头，上半身却是行动自由的活人。我的下半身化成石头以后，整个城市，包括街道、庭园，也都被她的魔法控制了。城中原来住着伊斯兰、基督、犹太和袄教四种宗教的信徒。他们着魔之后，全都变成了鱼类。伊斯兰教徒变成白鱼，袄教徒变成红鱼，基督教徒变成蓝鱼，犹太教徒变成黄鱼。原来的四个岛屿着魔后，变成四座山岭，围绕着湖泊。从此以后，她尽情虐待我，每天打我一百棍，打得我皮破血流，然后在我身上披一块毛巾，再把这件华丽的衣服穿在外面。
 魔法城的毁灭
 着魔青年谈了他的经历和遭遇，忍不住伤心哭泣，吟道：
 “主宰呀，
 你的判决，
 我甘心忍受，
 只要这是你的意愿。
 他们暴虐、作恶，
 他们侵害、掠夺，
 忍耐吧，
 也许我们可以得到天堂的一角。
 这一切的遭遇，
 使我束手无策，
 寸步难行，
 只祈求着穆罕默德。”
 青年吟罢，国王抬头望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青年人，我知道这个隐秘之后，可是又添了一重新愁了。不过，请告诉我吧，你妻子在哪里？受伤的黑奴所栖息的坟墓在什么地方？”
 “黑奴睡在哀悼室中的坟墓里，至于我的妻子，她住在隔壁的大厅里。她每天日出时都到这儿来，脱掉我的衣服，打我一百棍，打得我痛哭流涕，声嘶力竭，不能动弹，然后她才往哀悼室去侍奉那个黑奴，给他端汤送水。待到天一放亮，她就又要来了。”
 “向安拉起誓，青年人，我一定要替我做一件好事呢。我将解救你。”
 国王陪青年人一直谈话到深夜，然后才睡觉。
 第二天黎明前，国王脱掉衣服，光着身子，提起宝剑，一直走进哀悼室，室中摆着灯、烛、香料和药膏。他走过去，一剑砍死黑奴，把他的尸首扔在宫中的一眼井里，然后回到屋内，拿黑奴的衣服裹在身上，手中握着宝剑，倒身睡了下去。
 过了约一小时，那个妖婆果然来了。她先脱去丈夫的衣服，痛打一顿。她丈夫苦苦哀求，说道：“妹妹哟！求你可怜我吧。”
 “你可怜过我吗？你为我而谅解过我的情人吗？”她反问着继续痛打，直打得丈夫皮破血流，自己也精疲力尽，才给他披上毛巾，把锦袍罩在外面。之后，她手中端着一杯酒、一碗汤到哀悼室去，侍奉黑奴。在哀悼室里，她走到坟前，哭着说道：“主人哟！你回答我呀，有什么心事，对我讲吧。”
 她继而吟道：
 “我流了无尽的眼泪，
 但阻塞啊，几时才能冲开？
 嫉妒者从中作祟吗？
 那他应感到心满意足，
 难道你自己在拖延，不让我们聚首。”
 吟罢，她痛哭流涕，说道：“我的主人，你说吧，有什么话，尽管告诉我。”
 国王压低嗓子，摹仿黑奴的口吻说道：“唉哟！唉哟！毫无办法，只望万能之神安拉救援了。”那个妖婆听见黑奴开口说话，欣喜若狂，大叫一声，昏迷了过去，一会儿后，她醒了过来，叫道：“主人哟！主人哟！”
 这时，国王用更微弱的声音说：“你这个讨厌的家伙！你使我病弱，难以恢复呀。”
 “怎么会这样呢？”
 “你天天拷打你的丈夫，他哭泣的求救声扰乱了我，使我通宵达旦，难以入睡。他的祈祷和咒骂使我不安，心绪纷乱。若不是你的扰乱，我该早已恢复健康了，因此，我才一直不理你呢。”
 “既然你许可，我饶恕他好了。”
 “你饶了他，让我们安静吧。”
 “明白了。”
 她站起来，马上走进宫去，取出一个碗，在碗里装满水，念了咒语，碗中的水忽然沸腾起来。她把水洒在丈夫的身上，说道：“你是因为我的法术而变形的，凭着我咒语的法力，恢复你的原形吧。”她说罢，青年果然霎时恢复了健康，站了起来，他心中无限快慰。
 “滚出去吧，”她骂道：“以后不准你再到这里来，否则我就杀掉你。”待青年离开宫殿之后，她才从从容容地来到哀悼室中，对黑奴说：“出来吧，我的主人，让我看看你，我会为你的健康而快乐的。”
 “你都干了什么？”国王把声音压低说，“你用这样的方法医治我，这可不是根本的办法呀。”
 “我亲爱的人哟！什么才是根本的办法呢？”
 “你这个该死的讨厌家伙！岛国的国民还都忍受着灾难，每到夜静更深时，湖中的鱼都会抬起头，向安拉祈祷求救，并且咒骂我，这才是我不能恢复健康的真正原因。去吧，你马上去解救它们，再来救我出去吧，现在我的健康已逐渐恢复过来了。”
 “以安拉的名义起誓，主人呀！以我的头和眼睛作保，我这就去解救他们。”
 当时她认为真是黑奴在跟她说话，因而高兴得昏了头，立刻动身，兴高采烈地跑到湖畔，伸手掬起一捧水，喃喃地念了咒语，湖中的鱼突然活跃起来，霎时都恢复了原状，变为各种各样的人类。开了魔禁，百姓得到解救，河山城镇顿时恢复旧观，人们买的买，卖的卖，农工商贾，兴旺繁荣。
 这时妖妇匆匆赶回哀悼室，向假黑奴说道：“把你那双慈祥的手伸出来，让我牵你出去吧。”
 “靠近我些。”国王低声说道，迅速抽出宝剑，猛然一剑刺穿她的胸口，接着又在她腰上砍了一剑，把她劈为两截，结果了她的性命。
 国王走出哀悼室，去到宫外，跟那位青年国王见面，两人十分高兴。国王祝他脱离困境，青年国王吻着国王的手，表示衷心感谢。国王对他说：
 “你愿意随我到我的国家去吗？”
 “陛下，您知道我们两国之间的距离吗？”
 “两天半的路程吧。”
 “陛下，那是在魔禁下的情况，而现在，我们清醒过来了。其实从这儿到贵国，即使一个健行者，也需要整整走一年呢。您到这儿来只走了两天半时间，那是因为敝国受了魔禁。陛下，今后我再也不愿意离开您了。”
 “赞美伟大的安拉，他把你赏赐给我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我的儿子了，我生平还没有过儿子呢。”
 于是两人拥抱着，欣喜若狂。继而他们去到宫中，吩咐侍臣准备好行李。
 国王旅途所需要的一切全部准备齐后，青年国王这才依依不舍地与老国王一块儿动身。他选了五十名精壮的侍从，并带上许多珍贵物品。他们一路上昼夜跋涉，整整走了一个年头，终于平安来到老国王的国度，派人往京城报讯。
 国王平安归来的消息传开时，国民们正因国王已走失了一年多而绝望。听到消息，国民喜出望外。宰相和国民全都出城来，跪在国王面前，迎接国王归来。国王在人群的簇拥下，回到宫中，重登宝座。他对宰相叙述了此行遭遇，宰相听了，非常同情青年国王，并祝他脱出魔禁。之后，国王大摆宴席，款待青年国王和侍从，赏赐群臣。
 国王回国之后，重理国事，处理政务，一切又变得井井有条。一天，他吩咐宰相：“从前献鱼给我们的那个渔翁呢？去请他来见我。”
 宰相遵旨，找到那个渔翁，带进宫来。国王重赏了渔翁，并打听他的家庭情况，问他有无子嗣。渔翁如实回答有妻室和一子二女。国王高兴之余把渔翁全家接进宫，选择他的大女儿为王后，把他二女儿配给青年国王为妻，并让渔翁的儿子做他的司库官。国王又委派宰相去做黑岛国的国王，吩咐同来的五十名侍从护送，前往上任，还让他带去许多礼物，赏赐黑岛国的官吏。
 从那以后，渔翁一跃升为国丈，他的儿子当上了国王的司库官，两个女儿都做了王后。渔翁一家人在宫中有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过不完的幸福生活。
 注：①大卫的儿子，所罗门著名的神。②古代阿拉伯民族的一支，以身材高大著称。